

■生活感悟 Awareness

后视镜里的世界

姚伟

我打小就和父亲不亲,记忆中他是一个脾气不好的人,动辄就听到他和母亲的吵架声和推搡碰撞出的声音,在我看来这是最恼人的噪音了。每当这时我都咬牙切齿地痛骂他,但平静后的母亲在我面前却总是维护他。我不愿意理解,在心底暗暗地发誓:我长大后一定要对母亲好一点。

父亲只有中学文化,但在那个时候也算是高学历了,对没有学过英语的母亲来说,他偶尔冒出的几个英文字母总让我好奇不已,像是听到了未知世界的声音。上小学的时候,每次放学他都骑着那辆二八杠自行车来接我,当时瘦小的我连骑上后座都很为难。我嫌放学人多,总是坐在教室里看会书,等到同学们都走差不多了,才磨磨唧唧的背着大书包踢着小石子从校门口出来,这时他已经笑嘻嘻地在等着我了,对我摇着手指仿佛在说:就你最慢。我不喜欢见他那张笑嘻嘻的脸,一个劲地往前走,不理睬他,边走边用余光看他在后面赶上来,一把将我抱到后座上,一脚踩出去,车已经走了好几米了。这时他就爱边哼边唱道: ABCDEFG, HIJKLMN, OPQ, RST, UVWXYZ, XYZ, 老油条, 你个老油条, 你是一个老油条……我不知道他奇怪的唱法是从哪学来的,只知道伴随他的歌声,每次回家的路都显得迅速而又稳当。

初中后,我就不愿意让他来接我了,听着《流星花园》就想学

F4 那样潇洒,天天找一群小伙伴边走边闹,一路欢歌笑语到家。父亲嫌我走得慢,我说你给我买辆轻便自行车吧,父亲一边扒饭一边嘟囔着不安全,我却觉得他就是抠门舍不得花钱。我便央求母亲,没几天,母亲就领我去买了一辆。我兴冲冲地骑上它,一股烟似的朝前骑。父亲不愿意了,他说我表哥前几天骑自行车被车碰了,非要在车把上装两个后视镜保证安全,我很不愿意。没想到,父亲趁我中午睡觉的工夫就安上了,我气红了眼,却就是拆不了,只好忍着小伙伴嘲笑的眼神气鼓鼓地骑上了它。看到后视镜里父亲得意的笑,我顿时想逃离他的魔爪。

中考时,我考到了县里,想到再也不用看到他那张脸,我第一次感到自己独立了。偶尔的电话联系,我都愿意和母亲滔滔不绝,从不过问父亲的情况,我只知道他们做了点生意,照样的忙,照样的累,照样的争争吵吵。父亲的二八杠自行车早就坏到修不好了,就把我的轻便自行车占为己有。天天忙完生意,他就骑着它四处晃荡,看看别人打牌,聊聊天。

直到那次因为他出去闲逛,导致门面失火烧伤了母亲,我像疯了一样不愿意原谅他。后来母亲告诉我,他不是去闲逛,而是帮我借书去了。我除了增加一层内疚外,还是不愿意原谅他。我生气地掰断自行车上的后视镜摔在地上,告诉父亲,你装它干什么,还不是看不到妈妈在后面受伤。碎裂的镜子里倒

■影像 Photo

山村春晓

摄影/汤青



映着父亲无奈的神情,他没有说话,我也没等他说话就走了。他似乎对这件事也很愧疚,自此后就很少听到他和母亲争吵的声音,脸上露出的更多是和善的笑容。

后来,我工作了,回家的机会更少了,只剩过年过节的电话问候,电话里总是父亲先接,我听到后直接问妈呢,他悻悻地把电话递给母亲,我和母亲交谈的时候隐约能听到他在边上嘀咕着上班慢点,挤公交慢点,我自动忽略这些声音。母亲私下告诉我,你爸苍老了不少,前段时间取掉了几颗坏牙,现在连最爱吃的咸鸭都没法吃了,最近又老是没理由的浑身发热,去医院也查不到原因。我却没觉得什么,因为每次回家照样看到他笑嘻嘻

地看着我,照样听到他不厌其烦地叮嘱我注意安全,照样回头能看到他骑着那辆破自行车在我身后观望的身影。

成家后,孩子的到来让我的生活更忙了,与家里联系也更少了。买车后,我带着妻儿回家过节,父亲似乎对我买的车不大满意,总是问我安全性怎么样,我不耐烦地打断他,觉得他的问话很不专业,不想回答他。他看我车身灰蒙蒙的,拿出脸盆就来擦洗,我跟在后面生怕他把车漆擦掉了。他很认真地擦洗,我第一次看到他弯腰的背影,顿时觉得他老了。头发花白,后背微驼,卷着裤脚穿着拖鞋的脚上布满了沟壑,擦车的手上布满了厚重的老茧。我看红了眼圈,转身不想让他看到。他对着后视镜好

好擦了几下,回过头跟我说,这个后视镜很重要啊,你每次变道刹车都要好好看看,防止后面有车。我点点头没有说话,怕声音中夹杂着哭音。完工后,他盯着洁白的车身,满意地笑了笑。

吃过晚饭后,我们准备开车回城了,从巷口倒车出来的时候,父亲走在车后帮我看着路,透过后视镜,父亲佝偻的背似乎更弯了,晚风吹过车身,打在后视镜上呼呼作响,吹干了我眼眶的湿润。车将启动时,父亲叮嘱道,慢点,再慢点,安全第一,多看后视镜!我应了一声,从后视镜里看到父亲又骑上了那辆年久失修的自行车,看着他的身影越来越远,我的眼泪终于一泻而下,真是养儿方知父母恩啊!

■岁月回声 Memory

那年初秋,登上黄鹤楼

缪迅

第一次知道武汉有一座黄鹤楼,是在我十一二岁的时候。那时候,我在家诵读《毛泽东诗词》,其中的第二首就是词牌为“菩萨蛮”的《黄鹤楼》。1927年,在大革命失败前夕,毛泽东曾途经武汉,怀着苍凉悲壮之情登上黄鹤楼一吐心曲:“茫茫九派流中国,沉沉一线穿南北。烟雨莽苍苍,龟蛇锁大江。黄鹤何去?剩有游人处。把酒酹滔滔,心潮逐浪高!”自此,我便记住了。

位于武昌蛇山的黄鹤楼,始建于三国时期的东吴,本属于军事要地,西晋统一了三国后,黄鹤楼遂在军事上失去了作用,成为旅游落脚之处。唐

代大诗人李白游玩到此,正准备咏诗一首,猛一抬头,看到崔颢已题诗,于是叹道:“此处有景咏不得,崔颢题诗在上头!”崔颢的诗是这样写的:“昔人已乘黄鹤去,此地空余黄鹤楼。黄鹤一去不复返,白云千载空悠悠。晴川历历汉阳树,芳草萋萋鹦鹉洲。日暮乡关何处是?烟波江上使人愁。”传颂至今。

那一年的初秋时节,我赴武汉参加上海高校校报研究会组织的考察交流活动。住在武昌,第二天一早,即出门朝着心仪已久的黄鹤楼一路走去。

走进黄鹤楼景区大门,一抬头便被顶端的壁画吸引住了,仿佛置身于一种无可比拟的美妙境地,身心感受到一种

莫名的感动。

登楼了,一层一层拾级而上,黄鹤楼的五个楼层,各有不同的特点和鲜明的个性。一楼表现神话,大厅的壁画上有一位跨鹤仙人正向蓝天飞去;二楼表现历史,一篇《黄鹤楼记》映入眼帘,字迹端庄秀美,据说这是留存至今最早的一篇楼记,详尽地记载了唐朝时黄鹤楼的有关情况,壁画里,孙权筑城、周瑜设宴,人物形象栩栩如生,情节生动;三楼的壁画则生动地描绘了李白、崔颢、岳飞、刘禹锡等12位唐宋名家的形象;四楼展现的是当地书法名家的墨迹。阁楼里,还有从古至今的黄鹤楼模型。看着这些模型,我不禁赞叹古人的风采和智慧。

始建于三国时期的黄鹤楼,在历朝历代中屡建屡废,仅在明清两代就被毁7次,重建和维修多达10次。最后一座建于同治七年(1868年),毁于光绪十年(1884年)。被烧后的黄鹤楼只留下一个铜铸楼顶,现在放置于黄鹤楼东侧的空地上。经过无数次的翻修,黄鹤楼一次比一次雄伟,令人称奇。如今的黄鹤楼建成于1985年6月,以清同治楼为蓝本,但更高大雄伟,尤其是立于蛇山之上,更是成为武昌城长江边的制高点。

登上最高楼,一览武汉三镇的奇丽景色。只见浩浩荡荡的长江于龟、蛇两山之间穿流而过,横跨在大江之上的长江大桥仿佛是龟山、蛇山之间的

一条锁链。远眺两山,近看江水,真切地感受着毛泽东笔下的“龟蛇锁大江”“一桥飞架南北,天堑变通途”的磅礴气势。

顾不得休息,我和一众游客忙着端起相机对准窗外的美景贪婪地拍摄起来。举目远眺,似有一览众山小的感觉。俯瞰江水滚滚东流,奔腾不息。山色苍茫,云雾游动。游人的目光和对岸的龟山遥遥相望,感觉妙不可言。抬眼望去,只见阁楼蔚为壮观,高耸入云,飞檐凌空,雄伟恢宏,气势非凡。虽是匆匆一游,黄鹤楼却给我留下难忘的印象。

前几天,武汉城终于迎来“解封”,黄鹤楼将更加雄伟地矗立在长江边上,笑迎慕名而来的八方来客。